

草木有声

杜思高

冬日河柳



天幕低垂,铅云密布,细碎的沙粒在河水的映射下一晃一晃,闪动冰冷的光。掠过河面挟带冰冷寒风的风兽爪般残忍地撕扯人的衣襟。河畔树木在秋日变黄的叶子早已落尽,地上偶尔有顽强地长着没被拔去的草根,如山羊胡子般在风里一颤一颤。天地茫茫,肃杀悲怆,这一切都会让你觉得悲凉,觉得压抑,觉得绝望。沿着柳堤,你漫无目的地走下去。

在密密的树林里穿行,很快就有悲壮的感觉紧紧地攫住你,让你呼吸加快。“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剪剪细叶随风舞”的柳,此时芳华褪尽,仿佛身处困地绝境的少女,让人悲悯无措。如果是在艳阳朗照东风和煦的春日,漫步在水清沙白的白河岸边,这些迎风甩动如少女秀发般枝条的绿柳,一定会让你生发无限的诗意,让你赞不绝口。现在,铅华散尽,只留下树

皮皴裂枝柯黑褐的树干和光溜溜的枝条,兀自孤单伫立摇摆。仿若灯红酒绿繁华氤氲的人间,一切喧嚣散去,恩怨情仇灰飞烟灭,大地一片空旷阔寂。树木褐紫或赭黄的树皮皴裂粗糙,如盔甲般紧紧包裹着伤痕累累的树干。粗短的伤枝残干颤抖着,流胶的虫孔凝结,狂风卷起柔弱枝条满天飞舞,这一切,仿佛是刚刚经历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厮杀。现在,战争之后的死寂就摆在你的面前,战争的血腥如毒蛇般噬咬着你的心。这就是春风里袅袅婷婷的柳啊,曾给人万种风情千娇百媚的柔美女子!

生命是一个忍耐的过程,需要坚忍,需要等待。在寒冷的冬日,柳树顺从大自然的律动,在一次次野兽般的蹂躏里,掩藏着内心的愤怒,把刚硬的内心柔化为表面的顺从屈服。如今,它们毫无选择无可奈何地置身于荒野,置身于寒流风暴之中。每一阵狂风吹打过来,它光光的枝条便一次次地被抛上高空,又弧线般落下,再被抛

起,再落下,如此反复。狂风过后,又梳理般低垂,伴微微喘息,树干轻轻颤动。这是生命的捶打,也是生存的历练。

河水微微结冰,冰块的积聚掩饰了河面的动荡。细微的浪花跃上冰面,再迅速退回水中,散出一阵又一阵涟漪,互相拥抱,那是思想的浪花。一朵一朵细碎的浪花开满河面,绵延开去,拓展成一条宽阔的白练,横空出世,壮阔销魂。大河在风里摆动,也是大河挽住了风,大河舞起了风。一条大河舞动山川,舞动城市,舞动天空,把人间繁华搬走,只剩下空阔辽远。低头细看,竟有万千不绝缕缕丝线般的褐色根须直伸向水中。有的沉入水中,有的胡须般浮于水面,被浪一浪的水花摆动,坦然自若。远处沿河的芦苇顶着白手帕,随风动荡,偶尔一两只水鸟从里面飞出,又隐入树林,倏忽不见。

走在树林里,抚摸一株株柳树粗糙的树干,手便被硌得生疼,但你心里热乎乎

的,仿佛握着一双被苦难磨砺结茧的粗糙大手,坚韧有力。在这样的季节里,这样的天气里,因为你的敢于出行,你终于抵达一件事情的真相,触摸芳华落尽的真实。为一种凄美的风景,为一种忧伤,为一种相守,为一种风骨,你的心被点燃,明亮而温暖。柔弱的柳以河水为伴,以柔弱的躯体坚守着一份真情,期待下一次的春江春暖,绿满人间。

“冬天已经到来,春天就不远了。”风汇聚成诗人苍凉的声音,在大河上空回荡。柳的梦,该不会很远了!②8

盛宴

刘玥

我看见时间深处的凡尘  
像隧道一样的通向繁花似锦  
有的通向烈火真金  
而更多的是  
小街陋巷  
通向路遥笔下的城市乡村  
那里哦大地朴实  
山水更纯真  
她们不同的着色  
却有统一的宁静

我看见春花还在额头上招摇  
夏浪已迫不及待出场  
——以前所未有的热情  
夜里清梦还在嘴角上扬  
浙沥的秋雨已湿透梧桐枝头的衣衫  
她在私语  
这是给你的盛宴  
在疾风里你会熬过境遇  
超越一切他人的标签  
冬雪向未已所不欲  
神谕下达  
重新洗牌  
覆盖一切污点

这些盛宴  
这些大自然的甘露  
希望喂饱大腹便便的心灵  
希望我的灵魂得到慰藉  
我相信地洞悉那渐渐被滋养的肉体  
正在剥离肉内的脱壳长出新鲜的人形  
我知道时间里的名字是我  
被邀约出席盛宴的  
谈笑风生的已不是我

金错刀  
过南京瞻园

胡占凡

红枫醉,  
弱风飘,  
水拍石坊影动摇。  
假山灵透偏奇峻,  
隐隐青枝月亮桥。

石路窄,  
粉墙高,  
俏竹哪似旧时刀。  
碧潭不洗头颅血,  
悲恨难绝水滔滔。

野

郭晓华

节比广厦绘画卷,浅歌短酒日娱欢,  
照攘利往功名赏,奔波心系儿孙安。  
回望余生有几载,人间何处桃花源,  
林野山寺泉浸绿,神往心驰在自然。

作家走笔

徐海林

在内乡农业城上

那么,中以园的魅力来自哪里?

如果用心留意,你一定会感受得到,魅力就在这座现代农业科技之城里。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查阅,能称得上是一座现代城的,要富有四季、富有现代气息、富有包容气息、富有文化气息、富有商机、富有人气。眼前的中以园,就是这样。

有人说,中以园,让内乡改变了四季。这话没夸大的意思。你看,多种多样的瓜果蔬菜,南方的、北方的,适宜的、不适宜的,都包容在这里,拔节生长,开花结果,每一个季节,你都能在这里享用四季,这是新质生产力,让水、肥、光、湿、气、温等自动改变的结果。

一个人,钻进一个棚,在独享的世界里,我听到了农作物根部滴水的声音,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以色列设施农业技术;循环种养新技术,已从这里向外蔓延,是牧原人独创,世界没有第二……“四位一体”新技术试验,针对生态农业,试验区已经种上了种苗,孕育着好的收成,这是他们和中国农科院有关方面联合推进的优质高产新技术。

这里富有而诗情,每天都生产着新的传奇。流连忘返的人们,缘于眼馋、手馋、口馋,徜徉在绿色的世界里,瓜果蔬菜的味道扑鼻而来,是“吃货”的,会大饱口福;好色的,会拍个不停;想挣钱的,眼界大开。

包容是品格,开放是胸襟。除了自产的几十种瓜果蔬菜外,全国各地的名优特新产品,都在此集聚,又走向四面八方,你想买什么、吃什么、送什么,这里是越来越心仪的地方。

内乡,俗称菊潭;古之菊潭,商圣范蠡故里。这片古老的土地,浸透着商业文明

的肌理,已成为创业的乐土。大学生们“种菜像种花”,孕育出的都是商机,吸引大批农民、大学生、退休职工走进这里,承包大棚、赚大钱。

一个大棚,其实就是一个实体,一个新型农业经济实体。创业者不但不用固定资产投资,而且还享受着园区的技术、种苗、物资、销售、售后等全生命周期服务。“包一个大棚,年收入二十万元”,孕育一个个新的传奇。

农耕文化气息,叠加商业文明,这里就是一座农耕博物馆,走进这里,你会按捺不住,在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纵横驰骋。

眼前的中以园,集生产基地、销售基地、培训基地、研学基地于一身,将成为远近闻名的瓜果蔬菜产品集散地,是大学生们向往的地方,是新时代农民向往的地方,是城市人休闲向往的地方。由此,我想到了来时的路为什么拥挤。却原来,它就是一条信息、物流高速公路,畅通无阻,各美其美。

中以园真的是一个各美其美的地方。赋能乡村振兴,3600亩的土地,却赢得了百姓、政府、企业、客户、社会诸方满意。

立足现代农业创新,建设科技前沿阵地,探索通透路径,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让产业实践钻进深深的土地,我分明看见,一个多元文化交流平台已拔地而起。

来吧,在七彩的大地,让我们一起,静静地看一部大戏,《猴吃西瓜》情景剧正精彩呈现,南阳理工学院的大学生们播撒出的文化因子,藏着深深寓意。

来吧,在内乡农业城上,让我们与万物生态一起,来一次跨越城乡之吻,零距离聆听青翠拔节的声音、感受叶瓣绽放的恣意、不负城市裂变的这片处女地。②8



迎着冬日暖阳,穿过湍河、默河,沿拥挤的国道312线,我来到位于内乡县湍涨镇杨集村的中以园。

天寒地冻,人气爆棚,生机与活力在这里乍现。

搞不懂是不是因为冬闲,我看到不少农民,穿越在各式各样的大棚间,感受现代农业的盛大景象,寻找设施农业的无限神秘,体验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触摸“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了几辈子、但一直都没有的各种遇见。

在水培蔬菜大棚里,一波波培训的人流在留影。现场横幅告诉我,他们都是来实训的农民,有唐河县、镇平县的,也有新野县、邓州市等地的,都是高素质农民培训。在现场展示的照片还告诉我,唐河县家庭农场“玉米单产提升”培训、南阳师范学院高素质农民培训、许昌市鄢陵县基层农技人员能力提升培训、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院高素质农民培训,已圆满落幕。

我有些震惊。2016年建国时我来过的,当时听到了“田园综合体”的新概念,但没想到几年过去,概念雏形初现,这里却成了一座城,成了培训现代农民的“黄埔校场”。

我在心里赞叹,当年政府和企业的创新意识,已涵养出新质生产力,妥妥的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着一域进步和发展,带动着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落地开花。

园区老总庞博告诉我,除了高素质农民培训,来这里研学的也不少,方圆百里的中小学校,一年四季都在组织、对接研学活动,仅2024年一年,在这里实训的农民、研学的中小學生,就有三四万人。

“真不敢想象啊。”我有些震惊,感受到了中以园无穷的魅力,感受到了政府、院校培训现代新农人的迫切,也感受到了人们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渴望。

高山仰止

齐英杰

一片翩飞的落叶悄然归根



编者按:

在南阳文化学者齐英杰、杨兴泽多次努力劝说下,亲属终于接受了建议。2024年11月27日上午,台湾著名诗人痲弦的灵柩终于从温哥华返回南阳,安葬在家乡杨庄营。痲弦长女王景萃一人扶柩归来,坚持不搞任何官方仪式,并谢绝所有媒体的采访,葬礼完全按本地乡俗举办,除了请一班先生爱听的喇叭外,堪称悄无声息。今日,《白河》刊发了齐英杰所写关注和纪念文章,昭示痲弦先生灵骨回乡,并永远怀念。

“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我虽浪子,也该找找我的家。”

“啊,你想歇歇该多好,啊,从摇篮忙到今朝!”

南阳游子,痲弦先生走了。

山南水北“落叶完成了最后的颤抖,获花在湖沼的蓝晴里消失。雁子们也不在辽远的秋空写它们美丽的十四行了。”

痲弦,一位中国近代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台湾著名现代诗流派诗人,他十六岁离

开了故土,在外漂泊了七十六年。七十六年间却一直追忆着那十七年的时光。在他的言语中频频出现楼王、杨庄营、小东庄、冢头、平洛、南阳城、瓦店古镇……十六年间,他经历了躲土匪、跑老日、求学、离家、南渡、赴台。他在文章里、与家乡人的交往中、甚至给友人的信件间,一直恣肆宣泄着苦涩中却带着甘甜的乡愁。他频繁与识字并不多的堂弟书信交流,还牵连不断与南阳文化界名流书信交往,与二月河、周同宾、李天岑、秦俊等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视他们如故乡。

时空错置的沉痛无人能懂得,唯有沧桑,唯有追念。先生始终都在离散的文化空间里歌唱,唱尽了整个北方的忧郁,他的歌把世界多少目光都拉向了她的家乡,使海外华人圈都憧憬一个美好的方域——南阳。

我同先生的“接触”纯属巧合。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南阳乡村的文化资源,为珍稀的古村落申报文化项目。在与陆营镇周保国、杨兴权、杨兴泽君交谈中,意外得知杨庄营是周同宾避难处,便很兴致地访了。三里多长的古落,古庙、古寺,古戏楼、古桥、古堰、古闸、古路,更意外的是还有痲弦的故宅。于是走上了为杨庄营申报传统古村落之路。工作中,频繁接触痲弦先生的乡土、

亲人、作品、往事,尽管没有与先生谋面,自感已成了他的神交,如果见了会有说不完的话题,便理解先生与周同宾的情感更贴近一层的缘由了。

一直期待着先生能再次回到家乡,不想,先生于去年十月初竟离世了,背着一包袱的乡愁,蹒跚地远行了。

反复读着先生的诗,更懂他了,他是应该安息在家乡的。心底琢磨着要为先生归葬故里尽点心,表达一下对先生的崇敬,也让南阳多一座文化高山,让盆地风景更加旖旎。

“我在菩提树下为一个流浪客喂马”,我们给先生引路,期许他跨马归来。

得到先生离世的噩耗不久,就联系着杨庄营村干部们在南阳会面。席间与杨兴泽君一起提议一定要在杨庄营给痲弦建墓家,争取请回灵骨,起码也要衣冠冢。与会干部们很激动,一致表态认同并努力照办。然后又通过上海师大的黄轶教授(曾任郑大文学院副院长)与2010年台湾作家原乡的接待人郑大捷洛平教授进行沟通。又亲自与兴泽一起去见了痲弦的大堂弟王明哲(痲弦相差6岁的玩伴),二堂弟王庆申(王家的主事人),二弟媳等,反复阐明建家的家族意义和地方文化意义,嘱托他们说服两位侄女,

尽可能同意并送回骨灰。如果不愿送回,咱们又该如何建衣冠冢,如何立墓碑,并表示可以出资帮助。

中间一波三折,将近两个月过去了。11月下旬,从痛苦中才缓过神的孩子们终于给出了行程。接到消息,我立即与南阳作家群著名作家秦俊、日报社曾碧娟、区文联丁旭松等进行预沟通,秦主任表示愿意再次筹备接待工作。

11月24日,痲弦的长女王景萃扶柩回乡,却坚持不接受任何场面仪式,坚持只安排几家亲属参加简单的葬礼。秦主任闻悉,说可以理解,大家也一致表示尊重当事人意愿。

由于安葬时日迟迟定不下来,26日我只好匆匆赴陕南的汉水文化交流会。被告知27日要下葬时,我已经在安康会场了。

事后悉,葬礼全程按家乡最传统的仪式办理,唢呐、守灵、报庙、送城……一切如一位普通乡村老人的离去,就连邻村的人们也不知道是谁家在安顿亡人的后事。

“啊,我们抬着棺木,啊,一个灰蝴蝶领路……啊,你死了的外乡人,啊,你的葬村已近。”在大多村人眼里,先生是一个外乡人。

一片翩飞的落叶悄然归根。从此,先生

不再是游子。从此那位踟蹰了半个世纪的母亲不再孤零。

我回南阳,杨庄营早已曲终人散,归为平静。到了王家,与先生的亲属相互致歉。一句感谢话,就足以抚慰所有的遗憾。

在杨庄营东南,接近东岳庙移民村的一片黑土地上,或聚或散地布着大大小小的坟头,仿佛遵循了水墨的章法,却幻化不出一点的诗意。一片全然没有诗意的地方,却多了一个只为诗意过活的诗人的坟头。

同东岳庙人一样,先生是新移民;同杨庄营人一样,先生本来是土著。

暮霭沉沉中,一堆新翻的土堆上覆着两片鲜艳的花圈,一通黑亮的花岗岩墓碑并不高大。碑文的意境,却界定着墓主的不同寻常:

王庆麟  
痲弦  
美名优于美妙的骨血  
死亡的日子胜过诞生的日子  
低矮的坟头,分明是用一个世纪的漫长长出的巍巍高山,矗立在盆地中央的文化之峰。

“啊,今夜原野上只有你一人,啊,不要怕,太阳落了还有星辰。”②8

(注:文中引号部分为痲弦诗句)